



布老虎长篇小说

修订版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万丽不敢看他，也不敢吭声，但这样的结果，也一样令她万分沮丧，她怎么也想不到，和康季平的性爱，正如康季平所说，酝酿和准备了那么多年，应该是水到渠成的，应该是疾风暴雨的，应该是激浪滔天的，应该是疯狂的，应该是无所阻碍的，结果却大大出乎意料，竟会如此的没有感觉，如此的没有激情，如此的乏味，如此的机械，如此的不堪回想，万丽心里对康季平有着无限的感情，却无法在做爱时转换成爱意。在这之前，万丽也曾

女同志

范小青 著

许多次幻想过，如果有一天和康季平走到一起，会是什么样的情形，自从对孙国海的感情渐渐地淡漠下去以后，这种对康季平的幻想，就经常出现在万丽的脑海里，但奇怪的是，和深爱着的康季平做爱，竟然远不如和她已经不太爱了的孙国海做爱的感觉，万丽无论如何也想不通，但有一点她是清醒的，她知道康季平心里肯定很难受，万丽低垂着眼睛，轻声说：对不起，我听到外面有声音——康季平打断她说：问题不在你……

nu tong zhi

女同志

范小青 著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© 范小青 2007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女同志 / 范小青著. —2版. —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
2007.1

(布老虎长篇小说)

ISBN 978-7-5313-3137-7

I. 女… II. 范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6) 第146317号

女同志

责任编辑 韩忠良

责任校对 高 辉

装帧设计 马寄萍

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

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

<http://www.chinachunfeng.net>

联系电话 024-23284393

传真 024-23284393
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
印刷 辽宁奥美雅印刷有限公司

幅面尺寸 150mm × 230mm

字数 370 千字

印张 22.5 插页 2

版次 2007 年 1 月第 2 版

印次 2007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

定价 28.00 元



常年法律顾问 陈 光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: 024-83812199



女
同
志

——

走出会场的时候，伊豆豆对万丽说，你的好戏要开场了

大学毕业的时候，康季平留校了，万丽被分配到市郊的一所中学当老师。同学都在背后说，是康季平出卖了万丽自己挤上去的。万丽有什么好出卖的，就是谈恋爱。那时候读大学跟现在不一样，谈恋爱是有的，但都是地下工作，被发现了也不能说出你的秘密。就像地下工作者，被敌人捉住了，说不说都是个死，即使当了叛徒，敌人不杀你，自己的同志也要杀你，反正都是一死，还不如死硬到底，保持气节。万丽确实是谈恋爱了，跟谁谈呢，就是跟康季平。这样说起来，康季平的人品太有问题了。

万丽去责问康季平，她以为康季平会摆出一大堆的理由洗刷自己，并痛击那些流言飞语。但出乎万丽意料的是，康季平并没有为自己辩护，因为有一个铁的事实摆在那里：最后毕竟是他留校了。万丽说，康季平，你不觉得可耻吗？康季平说，万丽，你不适合留在学校工作。万丽气得眼泪哗哗地淌下来，扭头就走。

万丽在市郊的中学当了两年语文老师，日子过得没精打采，谈过两次恋爱，都没有成功，该死的康季平还在她心里作梗。两年后的一天，康季平把电话打到万丽的学校，那时候学校电话少，几间办公室共用一个电话，喊人接电话是通过连接在每个办公室以及走廊上的小广播，小广播喊着，万老师电话，高一万丽老师电话。万丽穿过长长的走廊，到另一个办公室接电话，不知怎么的，一看到横搁在桌上的黑色的电话筒，她心里竟然怦地跳了一下，紧接着就听到电话那头的人说，万丽，我是康季平。万丽一失手，就把电话撂下了，心里乱跳了一阵。康季平没有再打过来，过了两天，万丽

收到一封信，是康季平寄来的，万丽本来想一扔了之，但思想斗争了半天，还是拆开来看了，康季平自己一个字也没写，只是寄了一份两天前的报纸，上面有市级机关向社会公开招聘机关干部的通告。

这个消息万丽已经知道，办公室老师也议论过，万丽也曾动了一动心，但细细一想，又觉得这事情有点缥缈，好像离她很远，她够不着。但是康季平不着一字的信，却让万丽再次动摇起来。她神差鬼使，偷偷去报了名，又请病假去应聘考试，结果也没怎么费神，竟然录取了，分在市妇联，就从一个中学老师变成了机关干部。万丽不知道要不要告诉一下康季平，她通过114查号台，查到了母校电话总机，拨通后，就可以直接转到母系了，但最后她还是没打这个电话。

那时候机关向社会招干还是很新鲜很少见的东西，万丽又是妇联里头一个被招来的大学生，单位也比较重视这件事。万丽大学念的中文，就放在宣传科写材料。她刚去的几天，其他科的同志，还有人专门跑过来看看她，那个亲切慈祥的妇联主任许大姐，拉着万丽的手，一直不放，说，好，好，小万，下面就看你的了。

宣传科代科长余建芳向万丽交代工作时说，小万，你别看我们宣传科人手少，但妇联工作的情况，都从我们这里走出去，我们的工作要是做得不好，别人就无法了解妇联工作的情况，甚至还会遭到曲解。万丽说，我懂了，大家干的工作，由我们科写了文章让大家知道。余建芳说，我们做工作，不是为了让别人知道，但也不能不让别人知道，知道也是一种监督。万丽心服口服地点了点头。余建芳虽然朴素得有点土，发型，服饰，气质，像农村老大妈，但说话却有水平。人不可貌相。万丽知道，机关可是藏龙卧虎之地，自己要好好地向她们学习，才能进步。

万丽上班没有几天，就发现了余建芳的另一个特点：工作积极。万丽新来乍到，要表现得好一点，每天都提早到办公室，但是余建芳比她更早。万丽进来的时候，余建芳总是在埋头看材料，手里拿一支红笔，在材料上画画写写，听到万丽进来，就抬头打个招呼，又埋头看材料。万丽不知道她已经来了多久，也不知道她在看什么材料。万丽希望余建芳能跟她具体说说工作上的事情，比如说，她每天都在看些什么材料，看了是干什么用的，也好让万丽对自己即将要开展的工作心中有个数，但余建芳并不说自己在干什么，只是跟万丽说，小万，在宣传科工作，主要的就是积极主动。万丽想，可能这就是机关的规矩，应该多长点心

眼自己留神。

有一次万丽趁余建芳上厕所，悄悄看了一下，发现余建芳看的是市委书记在一次大会上做的报告，报告是三个月前做的，不算长，大约有十几页纸，已被余建芳翻得有些烂了，上面画满了红杠杠，还有一些惊叹号，有一处打了一个问号，但又被划掉了。万丽看了一处被打了红杠杠的内容是这样的：我们要按照省委扩大会议的要求，以实际行动来积极响应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的号召，努力开创两个文明建设的新局面。万丽看了两遍，怎么也不觉得这段话有用红笔画出来的必要，正想再看看其他，负责收发的小林来了，送来一些新的材料，见余建芳没在，就往万丽面前一放。万丽拿起来一看，又是市委书记的报告，不过这是一份新的报告，是在三天前刚刚召开的“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座谈会”上的讲话，万丽正要看看内容，余建芳进来了，问道，小林送材料来了？万丽正拿着，说，就是这个。余建芳就从万丽手里接了过去，坐下，就埋头看，却没有用红笔画什么。万丽的办公桌和余建芳的办公桌是面对面连着的，万丽看到余建芳的红笔滚到她的这一端了，便给余建芳递过去，说，余科长，你的笔在这里。余建芳接过笔去，却又搁下了，说，头几遍是通读，然后是精读，才知道什么是重点。原先看的那一份报告，就搁在一边了。一直到下班，余建芳认真看材料，没有说一句话。

下班了，万丽去车库推自行车，伊豆豆也过来了，看到万丽就说，嘿，你这件衣服，是买的还是做的？万丽说，裁缝做的。伊豆豆说，你这个裁缝水平不错，几时介绍给我呢。万丽说，他从前在上海做，是个老师傅了。伊豆豆说，但是他的观念蛮新潮的，你看这个衩，就开得非常讲道理，一个小衩，就使一件衣服生动起来，与众不同了。万丽点了点头。伊豆豆在妇联办公室做行政工作，万丽还没有和她正式接触过，今天算是头一次。她们各自推了自行车要骑上走了，伊豆豆忽然停下来，说，怎么样？余建芳怎么样？万丽以为伊豆豆问她余建芳在哪里，说，还没有出来，在看材料。伊豆豆“扑哧”一声笑了，说，她永远是看材料。万丽也笑了一下，但不好说什么。伊豆豆说，余科长看材料是有功夫的，所有的领导报告，她都看得滚瓜烂熟了，倒背如流，只是永远赶不上趟，旧报告背得再熟，一会儿新报告就到了。万丽刚才在办公室正赶上这个



女
同
志

情形，被伊豆豆说了出来，不由得也笑了，说，那前边的不是白看白背了？伊豆豆说，你我的想法是这样，可余科长不这样想，你知道她这代科长怎么当上的？就是背报告背出来的。伊豆豆没有再说具体的事情，万丽也不好追问，只是嘿了一声。伊豆豆又说，不过那是郑江花坐正的时候，到了许大姐这里，恐怕就没有这样好的事情。万丽虽然还不了解妇联机关里发生过什么事情，但多少听得出伊豆豆的一点意思，随口道，许大姐水平挺高的。伊豆豆说，你慢慢了解吧。她们就分头走了。

下午上班后不久，伊豆豆就到万丽办公室来了，拿来几块布料，抖开来给万丽看，哇啦哇啦半天，隔壁组织科的两个女同事听到这边说话也过来了。伊豆豆说，嘿，没办法，女人天生就是服装的奴隶。稍一停顿又说，有些女同志我就看不惯，担子有多重似的，把自己弄的像个农村老大妈，以为这样别人就知道她在努力工作。她们议论了好一会儿服装打扮之类的话题，才散去。

余建芳始终没有参与她们的谈话，连眼皮也没有动一下，心无二用地看着报告。但等伊豆豆她们一走，余建芳却抬起头来，皱着眉说，小万，机关里有些不良的作风，你不仅要学会判断，还要敢于抵制。万丽知道她是说上班时间谈衣服，觉得余建芳有点小题大做，就说了说衣服，也用不着这么上纲上线，变成什么不良作风。但毕竟自己理亏，就没有吭声。余建芳又说，本来我们科的小张，也是这样的，后来被我批评了几次，改了。伊豆豆是个串门王，但就不串到我们办公室来，这说明我们科的作风端正。万丽说，余科长，我来了这些天，还是没有找到工作的窍门，心里有些着急。余建芳说，这个不急，慢慢来，你慢慢地学到我这样，你就会觉得，时间不是不好打发，而是根本不够用。万丽说，这我相信。余建芳说，而且你从中能够体会到，学习的乐趣是无穷无尽的。万丽说，这我也相信。余建芳满意地点了点头，又说，另外，我不作为科长吧，作为也是一个女同志，我也提醒你小万，我们虽然是女同志，但是要有志向，不能像有些同志那样，整天是吃啦穿啦漂亮啦难看啦，那是最没有出息的，我是最看不起。万丽觉得余建芳的话还是有道理的。等余建芳又埋头看材料了，万丽也拿出一份材料来，想学着余建芳的样子，认真地看一看，寻找学习中的乐趣，可是那些枯燥干巴不痛不痒的文字，实在是难以看下去，万丽看着看着，都快打瞌睡了，抬眼看看一声不吭的余建芳，仍然是那么的投入，万丽实在无法体会，余建芳能够从这里边体会到什么乐趣。





女
同
志

过了两天，市里有通知下来，要开一个外向型经济的动员大会，要求各单位有两位负责同志和一位搞宣传的同志参加，开会前一天，办公室李主任拿了通知来征求余建芳的意见，但余建芳早就已经排定这一天要下基层搞调研，余建芳说，我们科就不去人了吧，反正冯主任是分管宣传的，她去了，也就一个顶两个了。李主任说：但是通知要求另外有个搞宣传的同志参加，你没有空，不能让小万去吗？余建芳说，我再和小万商量一下吧。在李主任走后，余建芳对万丽说，小万，我考虑你还是别参加了，你刚来，许多情况不熟，万一领导问起什么，回答不出来，反而影响不好，会让领导觉得我们科工作不得力，小万，你说是不是？万丽本来也不知道这种会议是个什么情形，也谈不上想去或者不想去，但听余建芳的口气，分明是不要她去，万丽只好说，我听余科长安排。

两天后，许大姐开会回来向大家传达会议精神，会上许大姐批评了宣传科，说人家单位搞宣传的同志都去了，就我们妇联没有人，发展外向型经济，是我市当前的头等大事，怎么能如此不重视。大家都朝余建芳看，余建芳说，小万，我是因为安排了下基层调研的活动，去不了，你应该去的。万丽想不到余建芳会推到她身上来，觉得委屈，也顾不得考虑其他，就说，余科长，是你叫我不去去的，你说我情况不熟，弄得不好反而会留下不好的印象。余建芳还想说什么，许大姐朝她摆了摆手，说：余科长，我倒想不通了，你作为一个科长，对一个新来的同志，应该多给她机会锻炼才是。余建芳说，我是怕——她的话又被许大姐打断了，许大姐有点生气地说，你这是什么理由嘛，小万只是去参加会议，听听会而已，又不要她做大会发言，难道小万会去对领导瞎说八道什么吗？不知道你哪里来的这种莫名其妙的想法嘛。万丽到妇联这些日子，见到许大姐都是和和气气，这会儿许大姐生气了，虽然批评的是余建芳，但与自己多少也有点关系，想解释什么，却又不知道怎么说，发现伊豆豆正朝她挤眼睛，一脸幸灾乐祸的样子。再去看余建芳的脸色，却看不出她有什么尴尬，她虚心听着许大姐的批评，一边做笔记，一边点着头，最后还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，说，这件事情，是我的错，我只考虑了自己科里的影响，没有考虑市委的大事，是本位主义，眼光短浅，我会吸取教训，改正错误。万丽觉得余建芳也说得太过严重了，心里倒有点替她难过，但看许大姐和其他

人，好像都没有这种感觉，好像余建芳就应该这么检讨。

散会后，回到办公室，万丽一直不敢正视余建芳的眼睛，好像是她做了亏心事，心里还准备着余建芳回来会拿她出气，但余建芳却没事似的，倒水喝茶，平心静气。万丽在一边倒落了个没趣，十分尴尬。余建芳喝过水后说，小万，正好还有一点时间，我把下一阶段的工作安排一下。就一件工作一件工作地谈起来，万丽一听，不都是刚才许大姐在会上说的内容吗，有的与宣传科有关，有的与宣传科根本就没有关系，余建芳也认真地说一遍，万丽只能耐心地听着，最后余建芳总算谈到了与宣传科有关的一个活动，也是许大姐在会上布置了的，妇联不久要召开一个全市妇女干部工作会议，主要的内容是传达市委关于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重要精神，号召全市广大妇女群众，都参与到党的中心工作中来，发挥妇女的作用，贡献妇女的力量。余建芳说，许大姐要在会上讲话，要准备讲话稿。万丽说，这是秘书科的事情吧，许大姐也说了，让秘书科的同志准备。余建芳摇了摇头，说，小万你刚来没有经验，秘书科虽然有人准备讲话稿，但那几个同志，我知道的，不一定弄得好，出手也慢，我们也要准备一份，到时候万一他们的不行，我们的就顶上去。万丽也不好说余建芳的主意不对，但总觉得余建芳有点咸吃萝卜淡操心。虽然万丽没有说，余建芳却好像知道她想的什么，所以又说，小万，凡事预则立，不预则废。我们做工作，就是要想到可能发生的问題，要做好充分的准备，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余建芳不像个宣传科的代科长，倒是站在许大姐的角度看问题了。万丽说，既然如此，我们是应该准备的。余建芳说，许大姐批评了我，要我给新来的同志提供机会，小万，这篇讲话稿，就由你先写个初稿。万丽说，我还摸不着头脑呢，能写出来吗？余建芳说，反正是初稿嘛，再说了，我这里忙着，一时还腾不出手。

万丽找了一些文件做参考，写出初稿，交给余建芳，看余建芳收进了抽屉，也没有下文了。万丽也知道，自己的辛苦很可能就白搭了，除非秘书科的讲话稿真的像余建芳说的那样，通不过，又来不及改，才有可能动用到她的稿子，但这种可能真是微乎其微。一直到会议召开的前一天下午，事情却果然出现了一点变化，不过并不是因为秘书科的稿子不行，而是妇联向市委做会议筹备报告，市委领导很重视，希望能够安排一天的会议，把市委中心工作的精神讲透领会透。本来是准备的半天会议，许大姐讲话，再讨论一下，最后由冯主任总结一下，就结束了，



现在增加了半天，一个人讲话就不够了。许大姐临时召开了中层干部会议，听听大家的想法。按理应该是冯副主任或妇联另一个副主任再讲一番话，但那两位副主任都不太会讲话，就想推托，冯主任说，不如让余建芳讲一讲，她是搞宣传的，领导的报告她又吃得透。许大姐说，这倒也是一个办法。就问余建芳，余科长，你来得及准备吗？余建芳说，我已经写好讲稿了。说着把带在身上的讲话稿交给了许大姐。许大姐看了一遍，只改动了几个字，又交回给余建芳，好像想问什么，但没有问出来，改口说，宣传科的工作很主动，其他科室的同志，要向她们学习。余建芳回来后，跟万丽说，明天的会，许大姐和我讲话。就再也没有第二句了，仍然低着头看材料。万丽想问问自己写的讲话稿行不行，但是看余建芳一心不能二用的样子，话到嘴边还是咽了下去。又觉得余建芳不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，明天会上要面对全市上上下下一百多位妇女干部，如果作报告时磕磕巴巴，那才丢脸呢。但又觉得这不关自己什么事，替她操的什么心呢。又想起从前听到的笑话，说一个领导干部念秘书写的讲稿，连“接下页”都念出来了。

第二天会上余建芳的讲话，却让万丽大感意外，她脱稿作报告，一个多小时，从头到尾，一字不漏地背了出来，中间连停都没有停一下，连口水都没有喝，万丽惊得目瞪口呆。只是余建芳背出来的这篇东西，并不是万丽写的，但万丽却觉得有点耳熟，正在奇怪，听到旁边伊豆豆说，不就是钱书记的报告嘛。万丽才知道，是余建芳从市委书记的报告中摘录下来，再背出来的。相比之下，许大姐的讲话虽然也是有水平的，但毕竟是照着稿子念，就不如余建芳那样潇洒，而且妇联秘书科的报告，毕竟比不上钱书记报告的水平，所以大家听下来，尤其是下面乡镇来的一些妇女干部，反而对余建芳的讲话印象深了，散会的时候，她们都走到余建芳跟前，说，余科长，你笔头子好，口才又好。余建芳脸蛋红扑扑的，情绪很高，还意犹未尽，跟大家说，我只是初步体会，初步体会。她们边走边说话，走得慢，弄得余建芳像个首长似的被众星捧月了。许大姐走在前边，走了几步停下来，等余建芳上了前，许大姐说，余科长，昨天你给我看的，好像是另一份讲话稿。余建芳说，是的，可是我昨天晚上想来想去，觉得我们的水平无论如何也比不上钱书记的水平，最后决定还是不用自己的讲话稿了。许大姐说，噢，是



女
同志

这样。万丽这才有一点明白过来，余建芳天天看材料，背材料，真是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只是不知道这兵用得好不好。走出会场的时候，伊豆豆对万丽说，你的好戏要开场了。



二



女
同
志

陈书记高兴地拍了拍万丽的手背，说，万丽，你是美丽的丽吧

万丽第一次外出参加活动，是跟着许大姐到乡镇去开一个妇女干部的座谈会。那天许大姐亲自跑到她们办公室点将，许大姐说，小万，明天你跟我去元洲县吧。余建芳明显地愣了一愣，但很快就调整过来，她对万丽说，小万，许大姐血压偏高，到了下面，不要让下面的同志灌她的酒。万丽说，我知道了。余建芳又说，你不知道许大姐的脾气，太直爽，心肠又软，人家一劝，她就不好意思不喝。万丽说，我知道了。余建芳还是摇了摇头。许大姐却笑道，小万，你别听余科长的，把我说得像个女酒鬼似的。余建芳仍然一脸担心的样子，问许大姐：还有谁去？许大姐说，伊豆豆。余建芳这才松了一口气，说，那我还放心一点。万丽想，为什么余建芳听说伊豆豆去就放心一点，可能伊豆豆酒量大，必要的时候能够替许大姐抵挡一阵。

果然不出余建芳所料，中午的饭局摆出来，就是要喝酒的阵势，一套餐具里摆着三种酒杯，乡党委陈书记一到，就嚷着，大杯去掉，大杯去掉！服务员就忙不迭地把大杯撤了，另几个服务员互相传递着信息，一个问，上什么？一个答，大杯都拿掉了，当然上白的。万丽看看许大姐和伊豆豆，许大姐始终是沉稳的笑，伊豆豆则显得有点兴奋，眼睛也格外地明亮起来。上午的会因为是妇联开的专题座谈会，开会的时候，除了一位女副乡长，其他乡领导都没有参加会，但到了吃饭的时候，他们都来了，坐了满满一桌。陈书记居中，许大姐是主宾的位子，伊豆豆也不等别人安排，就把万丽往陈书记左手边的位子上上一摞，自己坐到对面远一点的位子上。万

丽说，咦，你熟悉，应该你坐。伊豆豆说，距离美，距离美。意思是说，她和陈书记坐得远一点才有美感，但是万丽感觉到伊豆豆是特意把书记旁边的位子让给她的。万丽差一点跟她开玩笑说，那你怎么不把距离美留给我呢。但毕竟还没有熟到什么话都可以随便说的地步，结果就没有说出来。

伊豆豆果然八面玲珑，像个主人似的，张罗着大家入座，谁的杯子酒少了，谁的杯子酒多了，她都伸长手臂一一地指出来，要加以纠正。凡被她指出来的，也没有不立刻纠正的，一个比一个听伊豆豆的话。最后加到万丽的酒杯了，伊豆豆说，万丽，我不了解你的情况，你自己坦白吧。万丽说，我不行，从来没有喝过白酒。伊豆豆说，那倒也是，你原来在学校里教书，没有这样的应酬。陈书记刚要发表反对意见，伊豆豆却没有让他说出来，又补了后半句说，但是，不管喝没喝过，到了陈书记这里，酒是一定要满上的，能不能喝，一会儿再说。万丽的酒杯就被加满了，陈书记满意地笑着，点头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那酒汩汩地从酒瓶里流出来，又汩汩地流入了万丽的杯子。伊豆豆忙完了大家的杯子，跟陈书记说，书记，你看我，给你当个公关小姐还可以吧，干脆把我调你们乡来算了。陈书记说，我可不敢在许大姐跟前抢人，更何况呢，我们这小庙，又穷又破，哪容得下你这大菩萨，啊不，是大观音。伊豆豆说，观音和菩萨是同一个人哎。大家笑着，就举杯喝酒了。

酒席上的话题，先是尽着许大姐说，敬许大姐的酒，说许大姐的工作作风、水平、为人，等等，又说了过去的一些小故事，小往事，对万丽来说，都是头一次听到，很新鲜，才知道许大姐不仅在机关里，而且在基层，也有相当高的威信。从前在学校时，老师们也常议论机关的一些事情，说机关里钩心斗角厉害，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，都是踩着别人的肩爬上去，又说到机关的上级和下级的关系，下级就是上级的一条狗，谁马屁拍得好，谁就能上去，有一个“某局长您老亲自上厕所”的笑话，就是从机关里传出来的。万丽现在回想起这些议论，还是很庆幸自己的，至少许大姐不是那种“亲自上厕所”的领导。万丽还注意到许大姐的一举一动，永远都是那么的沉稳，那么的从容，无论别人怎么说，就算是带着了明显的吹捧的意思，她也始终是笑眯眯的。说过许大姐以后，话题就转到伊豆豆那里了，先是那位女副乡长说，每次看到伊主任，都是那么光鲜，伊主任穿什么都好看。她管伊豆豆叫伊主任，其实伊豆豆只是妇联办公室的一般办事员，不是主任，万丽以为副乡长搞

错了，伊豆豆可能会纠正她，但是伊豆豆好像没有注意到这个错误的称呼，甚至许大姐也没有注意到，大家沿着副乡长的话题就说起了女同志的着装问题。陈书记发表了自己的高见，说，伊主任，我们背后都议论你，你在机关里，就像是黑夜里的一道闪电，噢不，不说是闪电，闪电过得太快，不好，那是什么呢？对了，是一盏霓虹灯，嘿嘿，霓虹灯。陈书记很得意自己能够想到霓虹灯这个比喻。另一副书记也说，是呀，我们乡下的同志，到市里开会，本来以为乡下人进城，可以大开眼界看个够呢，哪知道机关的女同志，穿得比男同志还老气，那我们进城，进市机关，不是白进了吗？女副乡长笑道，史书记，原来你进城开会是为了看女人啊。史书记说，开会学习为主，开会学习为主。大家又笑，伊豆豆拉扯了一下自己的衣服，说，其实我这衣服，很一般的。陈书记说，那才叫水平，一般般的衣服，穿在身上，就那么华丽，要是华丽的衣服，穿在你身上，你还不成仙女了。于是大家轮番敬仙女的酒，仙女也爽快，来者不拒，一一地喝了，立刻面若桃花。



女
同
志

万丽难免有一点被冷落的感觉，她又看了看许大姐，许大姐依旧微笑着，但她的衣着，在大家的话题下，就显得格外的朴素，万丽还没有来得及多想什么，伊豆豆却已经截断了大家的思路，引导到万丽身上来了，嘿，我这算什么，我们万姐，那才叫服装。因为先前的不熟悉，大家的目光，也不便多停留在万丽身上，现在既然伊豆豆引过来了，他们也就有机会细细考查万丽一番了，万丽本来是觉得被冷落了，但大家的目光一过来，却又不自在了，想说什么，又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心里却深深地留下了伊豆豆对她的称呼：万姐。伊豆豆比万丽小一岁，称她万姐，也是理所当然。但毕竟万丽刚进单位不久，对伊豆豆这么亲热的称呼，有点不适应，也有点不踏实，不知道伊豆豆什么意思，琢磨了片刻，觉得伊豆豆的个性就是这样，也就释然了一些。伊豆豆接着说，我穿衣打扮，只知道花哨，就是你们说的光鲜，万姐那才是真正的有气质，许大姐，你说呢？许大姐颌首微笑。万丽这天穿着藏青的西装，也是那个老裁缝做的，收腰收得很讲究，恰到好处地勾勒出窈窕的身材，里边衬着米色的低领毛衣，大方得体，又颇有女人味，比起伊豆豆的玫瑰红夹克，确实有不同的韵味，陈书记高兴地拍了拍万丽的手背，说，万丽，你是美丽的丽吧，你们说到衣服，我也说说，我们的红

花羊毛衫厂，刚刚接了一批外贸加工活，是现在欧美流行的什么，什么……他说不出来，显得有点窘，但这又不是真正的窘，是一种骄傲的窘，果然陈书记又说，唉，我这个人，事情一多，就记不得细节。他看着女副乡长问道，是羊毛衫吧？女副乡长说，是羊绒衫，一字领的。伊豆豆哇了一声，说，那是最领潮流的，高领、低领，鸡心领，都过时了，现在就是这种一字领。陈书记又拍了一下万丽的手背说，万丽，一会儿去看看，要是喜欢，就拿。伊豆豆叫嚷起来，好啊，好啊，陈书记你喜新厌旧，见了万丽，就没有我啦？陈书记说，哪能呢，衣不如新，人不如故嘛。万丽心想，这个陈书记，看起来像个没文化的农民，却竟然也能说出这种文绉绉的话来，陈书记跟伊豆豆说了，又侧过脸来跟万丽说，万丽，我们之间，现在也不是“新”关系了，也已经是“故”了，从前说，一回生两回熟，但现在时代不同了，什么事情都得加快节奏，一回就熟了嘛，干吗要等两回，是不是？万丽边笑着又想，难怪这个乡的乡镇企业发展得这么快，这个陈书记还真是有两下子的，他恐怕每天都得应对不同的对象，看什么人说什么话，几年干下来，都成人精了，心里感叹着，自己进了机关，也得这么练，可练到哪一天才抵得了陈书记一半的一半哟。伊豆豆说，陈书记你真会套近乎。陈书记说，不会套近乎，乡镇怎么发展啊？伊豆豆说，原来你是有用心的，可惜我们这些妇联干部——说到一半，发现自己说漏嘴了，赶紧收住，好在许大姐并不在意，她一直笑眯眯地看着“哇啦哇啦”的伊豆豆，疼爱的眼光，就像看着自己的女儿。

宴席结束后，三人一起去上厕所，伊豆豆捂着发红的脸，不好意思地说，许大姐，我今天喝多了，话也多。许大姐说，我怎么不知道，你这是引火烧身，要保护我嘛。许大姐能这么理解伊豆豆，万丽心中不免一阵感动。这一顿饭间，开始虽然也围绕许大姐说了一些话题，但毕竟很快就说不出什么了，后来大半的内容，都是在说伊豆豆和万丽，其实许大姐也未必不明白，她虽然德高望重，但毕竟年纪上有了一定的差距，陈书记他们给她的，只能是敬重。一般说起来，在一个被敬重的人面前，别人多半说不出很多话来。许大姐不仅不怪伊豆豆和万丽喧宾夺主，还反过来替伊豆豆洗刷这种喧宾夺主的可能性。

陈书记果然带她们去了羊毛衫厂，他所说的这种外贸加工的羊绒衫，果然质地式样颜色都非同一般。伊豆豆说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人家的眼光和技术水平，就是过得硬。万丽也没有听明白她说的“人家”，



是说陈书记的厂，还是说来料来样加工的外国人。每人挑了一件，颜色各不相同，万丽要的是水灰的，伊豆豆要豆绿的，伊豆豆说，豆绿是最难穿好的颜色，也是最难伺候的颜色，但到了人家手里，就能弄得这么养眼，所以我要豆绿的。许大姐也说，这倒是的，我们要是在国内商场里买个豆绿色，要多香气有多香气。这几乎是许大姐第一次主动说起与今天的座谈活动无关的话。任何时候都胸有成竹的许大姐，在面对多种颜色的时候，反倒没有了万丽和伊豆豆的果断，她考虑来考虑去，也拿不定主意，万丽说，许大姐，你穿深色点的好。这是一个通常的道理，许大姐比较发福，穿深色衣服人会显得瘦一点。但伊豆豆却抓起一件鲜红毛衣，提到许大姐下巴处，比画了几下，果断地说，就这件！许大姐的眼睛，被红毛衣染红了，她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，这么红，我穿不出去了。伊豆豆说，许大姐，你的气质，和我们不一样，这大红的，别说我，连万丽也撑不住，还就你撑得住。许大姐说，你别唬我，买这么艳的回去，戴部长骂死我了。伊豆豆道，才不呢，你就说是我帮你挑的，许大姐你是大富大贵的气派，能撑住这样的红。伊豆豆开始说的时候，万丽有些不以为然，但听着听着，再细想想，再去体会许大姐的气质，倒也不得不承认伊豆豆的眼光厉害，许大姐虽然上了年纪，身材也微胖，但她身上确实有一种气派，就像一些外国老太太，穿大红大绿反而更显出她们的优雅和高贵。许大姐还在犹豫，伊豆豆说，许大姐要是不信任我的眼光，你干脆试穿一下。许大姐同意了，由伊豆豆陪着到屋子一角去试穿。

女副乡长仍然陪着万丽，但她一直没有吭声。万丽觉得应该跟她聊几句，就说：不好意思，吃了还要拿。女副乡长说，这是外贸上的活，是定料加工，少一件都很麻烦的。万丽原以为她会说没事没事别客气之类的话，却不料听她这么说，有点尴尬。女副乡长又说了，不过万同志你别在意，他们有办法的。万丽说，有什么办法？女副乡长说，有次品废品比率的，如果超这个比率，就拿钱赔上。万丽说，那，那，我们，我们这样……女副乡长笑着朝她摆摆手，说，万同志，我随便说说，你可别往心上去，就你们能来我们乡，能看得起我们的产品，我们感谢还来不及呢，要不是你们下基层，我们想送也送不上门呢。万丽还想说什么，许大姐和伊豆豆已经过来了，许大姐是穿着那件红毛衣过来的，效果果然不错，从她



女
同
志

的脸上，可以看出来，她已经决定要这件红毛衣了。不过许大姐似乎还把握不太准，所以又说了一句，回去再说了，我要是不能穿，就给女儿穿。女副乡长说，伊主任，这种式样的不多，司机另外给他拿一件行不行？伊豆豆说，行，小伙子还没结婚呢，拿件普通男式羊毛衫就行。

她们挑毛衣的时候，陈书记没有在场，等她们挑妥当了，陈书记就出来了，手里还提着一个袋子，一边送她们到车边，一边将袋子交到许大姐手上，许大姐，一点点土特产，也算一点心意，替我带给戴部长。许大姐不接，说，这不行，戴部长要批评我的。陈书记说，要批评也是批评我。说着就替许大姐去开车门，并将袋子放到了许大姐座位上，动作十分果断，好像容不得许大姐再有什么推托，许大姐几乎被陈书记架着上了车，也确实不好再说什么了，万丽和伊豆豆也分别坐到自己的位子上，就挥了手，道别了。

车子走出好远，万丽心里还没有平静，她拨弄着装毛衣的袋子，忍不住说，真不好意思，他们这毛衣，是定料加工的，少了要自己赔上的。但是车上没有人回应她的话，司机专心地开着车，坐在前排的伊豆豆一言不发，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前边的路，不知在想什么，许大姐在闭目养神，脸色仍然是平静温和，闭着眼也仍然笑眯眯的，好像是早晨从家里出来上班去，万丽有话也不好再说了。大约过了二十分钟，许大姐养过神了，先是嘿了一声，接着侧了侧身子问万丽，小万，今天的活动，有什么感想和收获？万丽想了想，说，我觉得，今天的会开得很成功。许大姐噢了一声，又问，为什么呢？万丽说，大家畅所欲言，说的都是心里话。许大姐点了点头，说，我也有这种感觉，可能因为都是女同志的缘故，大家能谈得来，才肯说心里话。万丽想说，我也觉得是这样的。但她还没有说出来，一直在前边发呆的伊豆豆却已经说了，那是因为许大姐平易近人，不摆官架子。许大姐说，我们做妇联工作的，又不是什么大领导，伊豆豆你用词不当。伊豆豆说，这我不承认的，我也跟别的领导下过基层，就不一样的，一开场几句官腔一说，大家就沿着官腔的路子走了，怎么虚伪，怎么虚假，就怎么说，整个会开下来，没有一句是人话。许大姐“扑哧”一声笑出来，说，伊豆豆你说话总是不知道轻重，注意一点。伊豆豆吐了吐舌头，扮了个怪相。